

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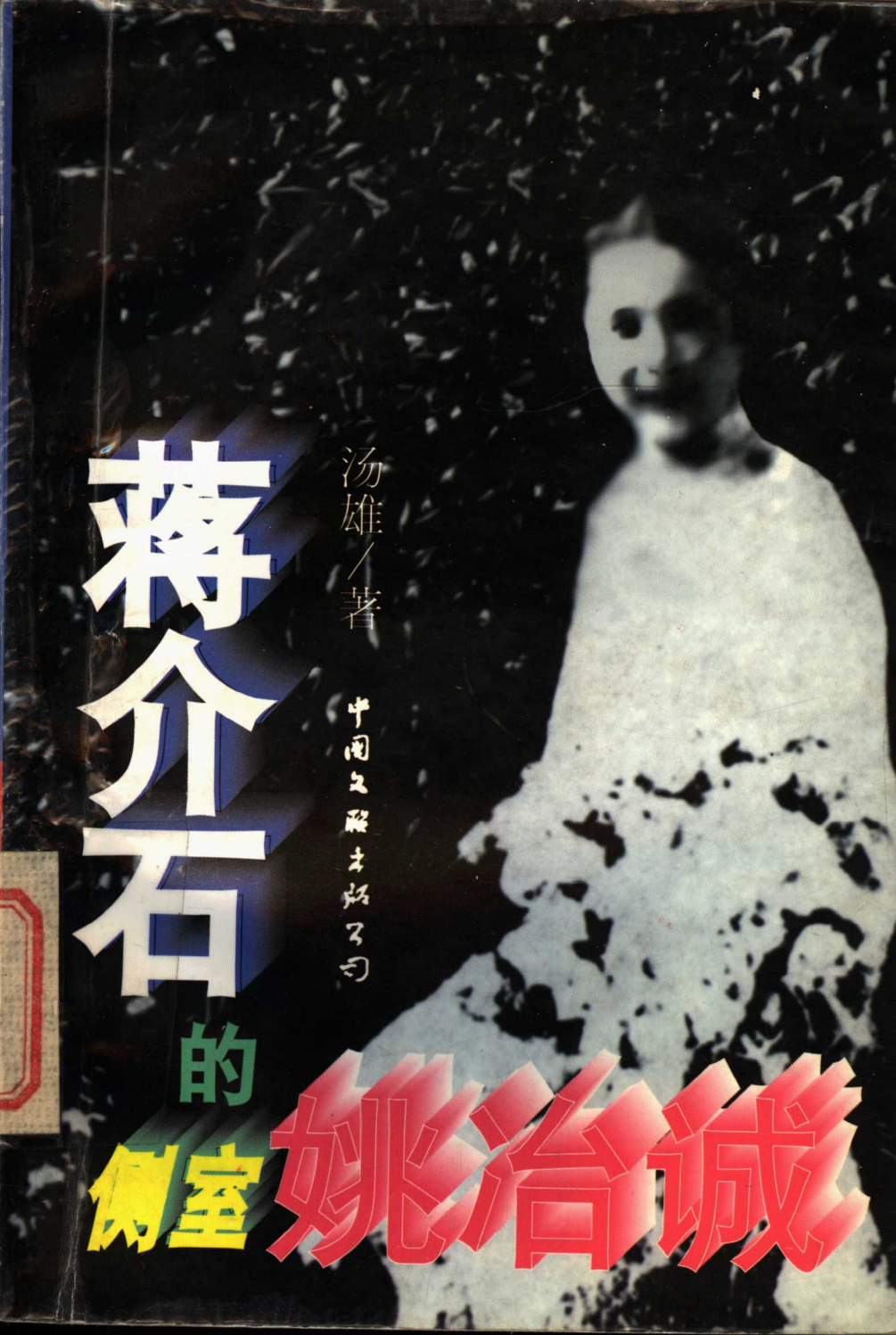
的

側室

汤雄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姚冶诚



蒋介石的侧室 姚冶诚

汤雄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的侧室姚冶诚/汤雄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 年. 10

ISBN 7-5059-2343-9

I. 蒋… I. 汤 II. 传记小说: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8296 号

蒋介石的侧室姚冶诚

汤 雄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三工印刷厂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1 插页 20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照排:北京中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数:1—20300 册

*

ISBN7-5059-2343-9/I.1713

定价:13.00 元

引 子

自古姑苏出美女。

不是吗？

从春秋时期的西施，到亡明将领吴三桂的宠妾陈圆圆，再到《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哪一个不是闭花羞月、沉鱼落雁的尤物？

本小说要演义的便是中国近代史上那个很有影响的蒋介石先生与一个姑苏美女的爱恋婚姻史。

众所周知，蒋介石一生风流倜傥，他的婚姻恋爱也因其抱负与事业所需而充满了罗曼蒂克。他一生中先后明媒暗娶过4个女子，个中逸闻轶事早已为世人所知。特别是他与宋美龄、陈洁如、毛福梅的婚恋，更是传播甚广。

但是，蒋介石与他的第二夫人姚冶诚的爱恋婚姻史，却可以说是鲜为人知，至少是知之不详。关于姚冶诚与蒋介石的婚恋情况，一是由于姚冶诚文化水平所限，她不可能也没有这个心计像后来取而代之的第三夫人陈洁如那样自己动手撰文，予以披露；二是蒋介石有意掩藏，特别是自从蒋介石出自政治需要，于1927年12月1日又与宋美龄结为合法夫妻后，姚冶诚更是被打入了冷宫，被蒋介石隐寓在苏州城十全街上一条名叫蔡贞坊的小弄花园里。哪怕后来姚冶诚去了台湾后，姚氏仍被人为地处于一种销声匿迹的境地，乃至后来姚冶诚过世后蒋介石还不准

新闻界公开报道，以致蒋纬国为此大光其火而又无可奈何。所以，笔者纵观有关蒋介石的所有文籍史料，发现其中大都无涉及姚冶诚的记录，就算有，也都仅是一笔带过而已。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有幸的是笔者与姚冶诚同是苏州吴县人，经过 10 多年的精心搜集与寻觅，笔者终于采集到许多有关蒋、姚婚恋的珍贵而又鲜为人知的资料。现笔者抱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穷尽笔墨，认真刻苦，将这一段历史演义为小说，诚心诚意地敬献给所有能看到这本小说的读者诸君。

套用时下歌星大腕们常讲的时髦话——希望大家喜欢！

目 录

引 子

- 第一回** 有情人暗下订终身
俏男女两小本无猜 (1)
- 第二回** 晴天雷活拆好鸳鸯
奔前程背井又离乡 (9)
- 第三回** 薄情郎服毒难自拔
无知女受骗上青楼 (19)
- 第四回** 闹革命投奔孙中山
陈公馆初识姚阿巧 (33)
- 第五回** 蒋团长喜新更厌旧
陈都督巧设钓饵钩 (41)
- 第六回** 蒋志清如愿得阿巧
戏院子姐妹重相逢 (51)
- 第七回** 逼宫法一箭射双雕
认干爹妙计赖巨款 (63)
- 第八回** 省亲溪口东窗事发
都督被刺六神无主 (79)

第九回	赴东洋风流喜得子 遭烦闷冶诚迷赌博	(93)
第十回	蒋母王氏溘然长逝 分道扬镳大打出手	(109)
第十一回	蒋介石问柳罗香院 授计谋智赚潘师兄	(119)
第十二回	潘明育仗势压老鸨 鸿门宴大亨逞霸道	(137)
第十三回	弃旧侣赴穗携新欢 思夫君借子抒隐情	(159)
第十四回	妻妾会校长情堪急 难应酬挥泪回溪口	(169)
第十五回	窥情书醋海翻波浪 费心机休妻脱干系	(179)
第十六回	蒋公子初交桃花运 包车厢戏演鹊桥会	(197)
第十七回	春宫深难耐寂寞心 月夜静巧遇旧恋人	(213)
第十八回	用计谋智留荣阿明 柴房间重温旧日情	(221)
第十九回	善结缘消淡矛盾心 勇少年义惩邪恶人	(231)
第二十回	漏马脚东窗终事发 蒋瑞莲气急又败坏	(239)

- 第二十一回** 毁暗号破门施威风
保大车忍痛丢小卒…………… (245)
- 第二十二回** 同学会难得孝子心
求佛祖保佑夫平安…………… (253)
- 第二十三回** 亲下厨款待儿媳妇
恋村姑公子生别情…………… (269)
- 第二十四回** 斩情丝不允蹈覆辙
为统战治诚飞孤岛…………… (287)
- 第二十五回** 晴天雷慈母痛断肠
顾颜面老蒋心忒狠…………… (295)

第一回

有情人暗下訂終身

俏男女兩小本无猜

第一回

有情人暗下订终身 俏男女两小本无猜

一艘小航船顺着潺潺汨汨的冶长泾河，离开了南桥镇，缓缓摇向苏沪大运河。

看得出来，小航船上是一对小夫妻。男的在船梢上摇橹，女的端坐在船舱中。

男的20岁左右，长得消瘦，脚杆细细，十指尖尖，像个读书人。他上身穿一件粗麻夏布短衫，下身着一条土染的毛蓝布长裤。不知是他人太瘦，还是衣裳太大，反正，他穿了这一身衣裳，很容易让人想起稻田里插的那种稻草人。他显然摇得很吃力，那只本不算太大的摇橹在他手中，摇得七歪八牵，力不从心，乍一看，不像是他在摇橹，倒像是橹在摇他。

船舱里的那个正在扎鞋底的女的约有十八、九岁，但她长得丰腴饱满，唇红面白，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沉甸甸地盘在当头顶。头颈细细，圆领衫领口里，露出一圈腻玉凝脂般的白肉。尤其是她的那双大眼睛，水汪汪的，眼梢微微向上挑，一张樱桃小口像上了胭脂，薄薄的，红红的，早晨的阳光下，她

小巧的嘴唇四边那圈细细的茸毛，泛着一圈黄黄的金辉。

站在船梢上起伏用力的是她丈夫姚天生。

而她，则是本文的主人公——姚冶诚。

当时，她名叫姚阿巧。

小航船悠悠晃晃穿过古老的苏州城，沿着平江河向东，经过黄天荡，便进入了沪淞港。沿着沪淞港一直向东南方向而去，那里就是他们奔赴的目的地——大上海。

“阿巧，来，吊把绷，我吃力煞哉。”船一进入沪淞港，船梢上的姚天生就对着船舱里的妻子姚阿巧叫开了。

“吃坏一个。”姚阿巧正怔怔出神，男人叫了几遍才听到，不由有些不情愿地站起身，埋怨地走出船舱，来到男人身边，伸手揪住了橹把绳。然后，她扭动腰肢，挺直手臂，一前一后的扭起了橹把。

她那小脚盆似的圆鼓鼓的臀部，随着腰肢的扭动而晃动着，直晃得过往船舶上的光棍男子多情汉一个个咧开了嘴，瞪大了眼，一缕口水顺着下巴往下滴。

1881年，姚阿巧出生在苏州城北30里外的吴县北桥乡的南桥镇。这可是一个具有古老而又优秀传统文化的千年古镇，那条穿镇而过的冶长泾河，便是当年孔子的学生公冶长落葬于此而得名。

阿巧从小便是爹娘的掌上明珠，真个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揉痛了的千金小姐。惜乎好景不长，在姚阿巧3岁那年，她爹娘不幸先后去世，抛下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娇小姐。幸亏即有她的叔父姚小宝收养了她。

姚小宝膝下无子，便视阿巧为亲生女。

春去秋来，暑来寒往。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姚阿巧出落成一朵水灵灵的荷花似的大姑娘。

虽说没有好粥好饭吃，没有好衣好裙穿，但是，草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18岁的姚阿巧，虽称不上是沉鱼落燕、闭花羞月的绝色佳人，但也长得眉清目秀、明眸皓齿，哪怕再破再旧的衣衫，穿在她身上，却也是见腰见膀。她名叫阿巧手也巧，整个南桥镇上的大姑娘大嫂子里，要数她最玲珑、最能干，一手出色的女红，方圆十里有名声。

前几年，姚小宝在南桥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烟酒糖果店，后来因生意不景气，关门了事。姚小宝不得不改做运输生意，摇着小木船往返于苏州、上海之间，靠着艰苦的劳动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阿巧则在家与娘亲一起，靠为人家做“女红”，“缝穷”赚一点小钱，贴补家用。

姚阿巧本来不是和眼前这位做夫妻的，她早已有了她的心上人。

那是与阿巧一个村的同龄小伙子荣阿明。

她俩是从小一块儿你看我、我看你的跌打滚爬着长大的。

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荣阿明不像眼前这个姚天生，他长得粗手大脚，粗眉大眼，人高马大，身强力壮。村里一帮小伙子中，只有他一个人能单独举起村前那只重达几百斤的石碌碡。但是，虽说荣阿明貌似粗拙，但心灵手亦巧，他从小就学得一手好竹匠本事，村里不

少人家家中的竹篮竹筐什么的，都出自他那双粗壮有力的大手。一根青竹到了他手上，他那十根又短又粗状若萝卜的手指，顷刻就变成了十只轻盈翻飞的蝴蝶样，一把竹刀明晃晃，削、劈、剥、捋、抽，用不了多久，一件竹器家伙就像像样样地放在你的眼前了。阿巧常用来绣花用的圆圆的竹手绷，就是出自荣阿明的手。阿明非但有一手竹匠好手艺，还拉得一手悠扬动听的二胡呢，一有空暇，那如流水轻云般的二胡声，就从阿明的手腕下汨汨流淌了出来，缠缠绵绵、依依呀呀，绕遍了整个小村庄。阿明会拉的曲子真不少，“紫竹调”、“银绞丝调”、“小日昏调”、“大陆调”，一套又一套，每每听得住在不远的阿巧如醉似痴，忘了手中正在做的活计。阿巧最爱听的是滩黄戏“孟姜女哭长城”那一折，听到动情入神处，阿巧的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淌下来。

所以，到了后来，阿巧听出瘾来了，只要一天没听到阿明拉的二胡声，她就会觉得心中似少了些什么，不踏实。

阿巧与阿明是从小一起穿着开裆裤长大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早不见面晚上见，大家心里压根没想到那些男女之间的事。阿巧学绣花没手绷，就向阿明开口要，阿明就认认真真给她做一个，滴溜圆，雌雄两片，做得密吻无缝，不管是绢还是绸，任你再薄再滑，也一压就紧。阿明的衣衫破了，就求阿巧补，阿巧就二话不说拈起针线就在阿明的身上飞针走线起来。大家在一起相处惯了，大家心里就不设防，直到后来阿明颈脖里突起了一枚喉结，阿巧胸前隆起了一双小山包，他们还是老样子，仍和孩提时候一样，该吵吵打打的仍吵吵打打，该说说笑笑的仍

说说笑笑。

阿巧与阿明之间的那一层意思，几乎是在同一天同一时忽然萌发出来的。

那一天，阿明的裤子破了一个洞，他又像以前那样来求阿巧给他补。阿巧便仍像以前那样，就着阿明的身上飞针走线起来了。也是恶劣，阿明这回破的不是地方，裤子上那个豁口刚好裂在大腿根。阿明是站着让阿巧缝补的，阿巧是坐在那里动手的。也不知怎么搞的，阿巧一不小心，那手肘把就不知碰触上了阿明的哪个部位，于是，就在不知不觉中，阿明胯下那个地方就鼓鼓囊囊凸了起来。那地方一鼓，这裤子也随着鼓了起来，于是，阿巧缝补起来就格外费力。阿巧正想嗔怪上阿明几句，一抬眼，话还没出口，就碰上了阿明那双已分明带有异样的眼神。阿明的脸莫名其妙地涨成了猪肝色。阿巧再木、再不开化，但一看到阿明那双闪动着异样光辉的眼神，心里就顷刻像蓦地打开了一扇窗。于是，阿巧的嫩白的瓜子脸，也顿时成了鸡冠花。

当时，阿巧那个羞呀，只恨脚下没个地洞躲进去。阿巧一时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慌乱中，她气急败坏地顺势将手中的那枚针尖戳向了阿明圆浑浑的大腿根上。然后，她像惊枪的兔子似的，转身一溜烟逃进了自己的家门……

就从那天起，姚阿巧与荣阿明之间就互相有了那一种朦朦胧胧但又甜甜蜜蜜的感觉，他们之间就有了那种书生文人形容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他们只要有一天没见上面，那么，哪怕天上下雨还是下铁，他们也非要互相见上一面才能安

稳下心来。尽管他们见了面仍是一句话也没有。

就从小那时起，荣阿明手中的那把二胡拉得更勤了，早早晚晚，在阿巧的耳边萦绕不休，生生勾去了阿巧的魂，扯去了阿巧的心。于是，只要阿明的二胡一响起，阿巧手中的活计就再也做不下去了，她就呆呆地坐在那里随着咿呀的琴声发愣怔。

果儿熟了要摘，女儿大了要嫁。姚阿巧的养父养母可不管你那么多。眼见女儿已长成一朵花，老两口该为女儿也更为自己打算了。姚小宝夫妻不会生育，膝下就这么一个既是侄儿又是女儿的宝贝疙瘩肉，他们要靠她养老送终呢。姚小宝夫妻决定依照当地农村的习俗，招婿入赘，领一个倒插门的女婿上门充儿子。

老夫妻俩早就看好了，临村漕湖畔上方港村沈家，子女六、七个，其中老二沈天生，虽说人长得瘦弱了一点，但文静，像个城里书生样。况且他也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了，就因为家境贫困吃口重，所以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老两口估计沈家会同意让他们的老二上他们姚家做倒插门。

果不出姚小宝夫妻的所料，上门与沈家一开口，沈家就二话没说一口应允了下来。姚家虽说不算富，但比起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沈家来说毕竟要强得多，况且姚家近年来还在南桥镇上开了一家小烟酒店。沈天生什么东西也不用带，只消带上一个人，便可以现现成成去当人家的顶门梁了，何乐不为？

于是，在姚阿巧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时候，沈天生就腆腆地上门相亲来了。起先，阿巧还以为沈天生有事才上她家的门的呢，没往心里去，直到养母令她将一碗糖水鸡蛋端给沈天

生的时候，她才如梦方醒，明白过来。按当地风俗，举凡初次上门并被女方认可的新女婿，才有资格享用这一碗糖水鸡蛋，阿巧懂得这规矩。当下，一碗热气腾腾刚起锅的糖水鸡蛋从阿巧手中木然落地，摔了个粉碎。

养父一句“死小娘”还没来得及骂出口，阿巧已“呜”的一声，双手掩面奔进了闺房中……

第二回

奔前程背井又离乡

晴天雷活拆好鸳鸯